

# 三代接力绘林荫

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建凤

“**爱国情 奋斗者**”

“**河北张家口市万全区洗马林镇黄土梁村党支部书记阎会在爷爷阎忠、父亲阎万玉和母亲张贵桃的引领下，接棒植树护林事业，续写着一家三代50年绿化荒山的故事**”

近日，记者踏着山路来到河北张家口市万全区洗马林镇黄花洼林场。这里树木环绕，偶尔有野鸡拍打着翅膀飞过树林，咕咕咕的叫声在林间回响。

“现在的黄花洼环境越来越好，山泉水常年不断地从沟里流下来，汇成一条天然的溪流。”万全区洗马林镇黄土梁村党支部书记阎会一边走一边告诉记者。此时正值森林防火的关键期，每天一次进山巡查是阎会的必修课。

## 为保生计开荒山

沿着山沟上行，阎会带着记者来到一处废弃的土坯房前。“这房子是我跟着父母翻盖的，一共有4间，旁边石头砌的是羊圈和猪圈。”望着眼前的房子，阎会陷入了回忆。“最早爷爷在这儿盖过一个非常简陋的小屋，那时候爷爷在山上种树，长年回不了家，小屋就是他在山上的家。”

1968年，阎会的爷爷——55岁的阎忠当上了黄土梁村党支部书记。当时的黄土梁村贫穷落后，荒山连片、满目疮痍，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了经济发展。为了改变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，阎忠毅然决定：开发荒山，植树造林！一个决定，从此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。

阎忠带领村民植树的黄花洼距离黄土梁村有20公里山路，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，更好地植树，阎忠干脆住到山里。儿子阎万玉、儿媳张贵桃因为经常上山给父亲送粮、送菜，慢慢地开始协助父亲挖树坑、运土、植树，从1986年开始，夫妻俩也搬到山上和父亲一起种树。1995年阎忠去世，夫妻俩彻底接过父亲手中的“接力棒”，成为第二代植树人。

阎会说，爷爷去世后，每年植树季节父母就搬到山上的土坯房里住，一住就是几个月。他们在这里坚守了近30年，直到两位老人年近八旬，才不得不搬回山下的家。如今，虽然不住在山上，但83岁的张贵桃仍然放心不下她亲手种下的树木，每年都让阎会带她上山看一次。

“去年底我到山里去看过，每一条沟都走了走，松树苗长得可胖了。”张贵桃边比画边笑着说。张贵桃用一个“胖”



黄土梁村党支部书记阎会在植树。

字来形容松树的长势，那情形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孩子，眼神里流露出的都是爱。

相比阎万玉和张贵桃，当时年幼的阎会对爷爷阎忠开荒植树行为的理解经历了一个过程。

“十六岁开始，我跟爷爷在山上住了三四年，帮他种树、放羊，后来说什么也不想住在那里了。”阎会说，“当时我想，出去学艺、打工挣钱，干什么不比待在山上强。”

血气方刚的年纪，面对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，阎会选择出去打工，一走就是六七年。

“1993年春节回家，我到山上看望爷爷。”他才离开几年，黄花洼已经大变了样，当年我跟爷爷种下的小树苗长大了。”阎会说，绿起来的荒山深深地触动了他，那一刻，他似乎理解了爷爷执着开荒植树的意义。“爷爷说他自己干不动了，希望我能回来继续干。我当时就决定，和父母一起上山种树。”阎会说。

这一次，阎会再也没有打“退堂鼓”。他至今记得爷爷临终时紧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我舍不得这片林子，我死以后一定要把我葬在这里，让我继续守着这些树。”

## 植树护林为子孙

阎会带记者来到距离土坯房不远处的一口水井旁。这是一口由石头砌成的水井，井水清澈见底。

“这口井是爷爷和我父母挖的，已经有四五十年了，井水就是山上的泉水。”阎会说，这口井是他们三代人在山上种树、生活的保障。“刚栽好的树必须浇透一次水，树才好活。当年爷爷就是从这口井里打水，一担一担地往山上挑，才种活了这些树。”

挑水上山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对于阎会一家三代来说，和植树的艰辛相比，反而是最简单的事。

“爷爷从上山种树到去世，在山上住了28年。这期间的很多困难爷爷都是自己去面对，生病自己扛，受伤慢慢熬。”阎会说，“我16岁时，第一次跟爷爷爷住在山上。一天，我发现他裤子的膝盖处都打着补丁。”阎会知道上山种

树经常会把鞋磨破，但是衣服怎么会破成这样？在他的追问下，爷爷道出了实情。

原来，在一次种树时阎忠不慎扭伤了脚，导致很长时间都无法正常走路，更不用说上山了。可偏偏那段时间天旱无雨，山上刚栽的小树苗如果不及时浇水就会旱死。于是，阎忠拖着伤脚担上水，一瘸一拐地往山上走。脚实在疼得走不动了，他就干脆扔掉扁担，跪在山坡上，用膝盖一点一点往上挪，愣是把水运上山，给小树苗浇了水。

“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，正是我们抢种树苗的好时机，山里雨水金贵，越是下雨的时候，我们越要背着树苗往山上去。”阎会说。

山路原本崎岖，下雨的时候更加难行，还要背着树苗带着镐，难度可想而知。种完树苗下山，他们身上的汗水交织着雨水淋了个透，胶鞋里也灌满了泥。

“脚扭伤是常有的事，自己揉一揉，擦点儿药就好了。”说起因种树受过的伤，张贵桃轻描淡写地说。在阎万玉和张贵桃看来，种树时受的那点儿伤算不得什么，他们更关心的是树长得好不好、壮不壮。

这些年跟着爷爷和父母，耳濡目染，植树护林早已成为阎会的自觉行动。为了护林，他放弃了外出打工能换来的更好生活；为了护林，他在山上学会了拉风箱做饭，莜面、糕、熬菜样样拿手；为了护林，他把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抛在山下，却把一棵棵树苗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……

“我们结婚不久他就上山了，家里根本指望不上他。”阎会的妻子黄玉芳说，“他在山上的时间比在家里长，我自己带着孩子，公公婆婆从山上给我们送下来一些菜和柴火，卖了山杏接济我们生活。”黄玉芳说，2003年8月儿子出生时正赶上松树种植的关键期，阎会已经在山上住了1个月，是婆婆上山把他换回来的，可是儿子出生的第3天，他又回山上了。

“当时真的特别委屈，埋怨他。”嘴上说着委屈，但是每当看到阎会为了植树护林辛苦地付出，特别是自己上山给阎会送饭时看到满山的绿树，听到清脆的鸟叫声，黄玉芳心里的委屈和埋怨逐

渐化解了。

妻子的理解给了阎会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
## 美化家乡守初心

黄花洼纵深三四公里，林区累计绿化面积已达1500余亩。其中，乔木林地600余亩，灌木林地400余亩，散生灌木500余亩，林木蓄积量达到11300余立方米。

根据林业部门提供的数据计算，1500亩林地年吸收二氧化碳1.8万余吨，释放氧气1.3万余吨，水源涵养量达3万余立方米。

数据跃然纸上，成果撼人心魄。对当地百姓来说，他们更习惯用自己最直观的感受来描述黄花洼从荒山到林海的变化。

“我经常到黄花洼去砍荆条编箩筐，秋天则到林子里去采蘑菇。蘑菇一年比一年多，环境一年比一年好。”66岁的村民邢文义在黄土梁村生活了大半辈子，对村子周边环境的变化最有发言权。他还记得阎忠当年带着村民上山开荒的情景，“当时响应国家植树造林号召，阎会的爷爷带着几个人就进沟了。那会儿的黄花洼连条路也没有，全是石头。你看看现在，沟里那些大树都是他们当时栽下的”。

“我们种树是美化家乡、造福子孙，心中没有遗憾。我们就是爱树，看着这一片荒山经过我们‘剜伤’变成了绿油油的林地，心里特别舒坦。”阎会说。

如今，在阎会一家的带动下，黄土梁村义务植树、义务护林蔚然成风，黄花洼附近的韭菜沟、黑土湾沟等30多条荒山沟也全部披上绿装，洗马林镇树林面积达到15.8万亩，林木绿化率达75.5%。

三分种七分管。“我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对山林进行维护和管理，其中防火是最重要的一项。最近1个月，我每天都进山看看。”阎会说，他守护的是林，更是守护从爷爷那一代就传下来的初心。

从阎忠到阎万玉夫妻再到阎会，对于这一家三代来说，这片山林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
菜、生菜等不易储存的绿叶蔬菜只能两个星期吃上一次。

撒热水边境警务站周围原来没有植被，布满了乱石黄沙，日常用水需要两天外运一次。有一段时间，艾麦尔·玉色依乃克白天完成巡边任务后，晚上和同事在附近寻找水源，终于在距警务站3公里处发现了一处泉眼。此后，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挖渠、铺管，经过半个月的努力，终于喝上了泉水。

解决了饮水难题，艾麦尔·玉色依乃克和同事又开始种树。附近村民为警务站捐了100棵柳树、桑树、杨树和杏树，大家拉运泥土，浇水培肥，精心养护。“我们计划2年种下2300棵树苗，届时警务站周边就会形成一小片绿洲。”借鉴种树的经验，他们还开辟了一块菜地，种上了西红柿、西葫芦等蔬菜；羊、鸡、鸭等家禽家畜也在警务站安了家。

“护边工作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很光荣，在这茫茫戈壁，边境警务站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像树一样，扎根在这里！”艾麦尔·玉色依乃克坚定的话语，表达了阿克苏地区广大边境公安干警和群众护边员的心声。

# 残疾人的“左膀右臂”

李刚 陈莉摄影报道

江西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“80后”假肢装配工程师黄水根，从事假肢矫形康复辅助器具的制作安装服务工作，一干就是17年。黄水根至今难忘2001年寒假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实习期间，他在老师指导下为一位患有脊柱侧弯的10岁小男孩制作脊柱侧弯矫形器，帮助矫正脊柱。经过3个月的治疗，小男孩终于站起来了。从此，他刻苦钻研业务，练就了一身为残疾人安装制作假肢的绝技，为数不清的肢体残疾人士装配假肢，提供服务，帮助他们摆脱因身体残疾带来的生活不便。



黄水根在制作假肢配件。取型修形、抽真空成型、装配、训练、再交付使用，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，黄水根每一步都认真仔细。“有一道工序做不到位，辅具就会出现瑕疵，对患者来说，就像是刑具。”黄水根说。



黄水根(右)给新员工讲解制作假肢的要点。多年来，黄水根积极参与弧线儿童手术康复“明天计划”、贫困家庭残疾人“福康工程”、青少年扶贫助残“筑梦起航计划”等活动。



黄水根在为患者治疗。黄水根先后荣获“江西省技术能手”、民政部授予的“黄水根技能大师”和“幸福西湖群英榜”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。



黄水根(左)给患者讲解使用假肢的注意事项。“帮助残疾人重新站起来，再去创造更多社会价值，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。”黄水根说。